

盛世繁花

# 将军泪

马宗启◎著

“司令员到这山沟沟里来干什么呢？”  
年轻憨厚的警卫员，越走越纳闷。他  
觉得首长今天的行动，既神秘，又蹊  
跷，使人难以捉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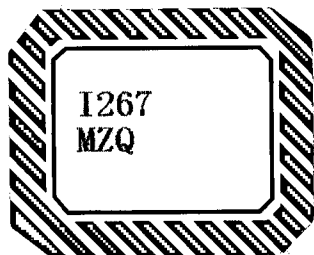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2267  
MZQ

# 将军泪

马宗启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军泪/马宗启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·盛世繁花)

ISBN 7-5075-1903-1

I. 将... II. 马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48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38 印张 92. 3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\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## 目 录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将军泪 .....     | ( 1 ) |
| 太极宫轶事.....    | (130) |
| 一封未完成的奏疏..... | (198) |





## 将军泪

一步，一步，一步……

他双手用力卡住腰，调匀呼吸，沉着而稳健地迈着大步，缓慢地向上走着。

跨过敷着一层薄冰的小溪，开始登上这段陡坡的时候，年轻的警卫员，抢上一步，要搀扶他，他摇摇头。

戴眼镜的秘书，变戏法似的，从腋下夹着的军大衣里，抽出一根崭新的手杖，递给他，他皱了皱眉，摆了一下手。

风儿在不停地吹着，虽然已是初冬时候，但不凛冽，轻轻地拂去他身上的征尘，把山里清新的空气送进他的肺腑；又轻轻地揩干了他的汗水，那从如雪似霜的鬓间沁出来的汗水。

山雀们在前面为他引路，时而扑棱棱地飞向前去；时而落在不远的前方，欢快地啁啾跳跃，就象一群山里没见过生人、天真纯朴的孩子，在他前面跑



将

军

泪

着、蹦着、等着，嘻嘻地笑着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

太阳转过一座峰峦，把金灿灿的光辉，洒在这幽深空旷的山谷里，洒在那蜿蜒而上的青石山路上，也洒在他们三人的绿色军装上。

那泛着柔和光泽的青石山路，象一条青莹莹的玉带，从天空中飘落下来，几经起伏，铺展到他们面前。那玉带的尽头，是云雾茫茫的天空，和罩在云纱雾幕中连绵无尽的群山。没有村落，不见人烟，只有一两只雄鹰，舒展着双翅，在半山腰里悠悠地盘旋，给人一种缥缈、神奇、高不可攀的感觉。

远远望去，披着阳光，在它上面缓缓向前移动的三个绿色身影，是那么鲜明夺目，又那么引人寻思。这是力量和意志的检阅吗？！他们给这冬日里荒僻而寂寥的深山大壑，带来了无限生机，增添了壮丽色彩。

他是谁？来干什么呢？

“司令员到这山沟沟里来干什么呢？”

## 将军泪



年轻憨厚的警卫员，越走越纳闷。他觉得首长今天的行动，既神秘，又蹊跷，使人难以捉摸。

战备工程，视察完了；××军的演习，胜利结束了；按日程，该返回军区了。是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散散心，休息休息脑子吗？司令员太累了，六十多岁的人，何况又有那么多不舒心的事情！就连他，这些天也给闹得头昏脑胀，跟着着急。可是，昨天晚饭后，司令员对他说的是：“早点休息，明天有事情。”有什么事情呢？他没有问。从司令员说话时严肃的神情和郑重的语气，他估计可能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。

果然，司令员比往日躺下得都早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在他蒙蒙胧胧将要睡去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到司令员屋里有什么响动。他急忙睁开眼，见里屋的灯又亮了。他不敢睡，警醒着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出司令员穿衣服的声音。自己连忙摸着黑，悄悄穿好衣服，坐在床上，等待着。接着，又从里屋传出了翻动纸张的声音，和低沉的喟叹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便响起了踱步声。从那时疾时缓时停的脚步声里，他听得出司令员那起伏变化的情绪，他听得出司令员在激烈地思考什么。他慢慢腾腾起身下床，轻轻穿上了鞋，轻手



将

军

泪

轻脚走到里屋门前，想推门进去劝司令员休息，又怕打断司令员的思绪。他知道司令员在思考问题时，最讨厌有谁去打扰。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听到身后的门被人推开了，回头一看，是刘秘书披着大衣无声地走进来。两个人相视了一下，刘秘书向他扬了扬头，努了努嘴。他明白，是让他推开门，进去劝司令员休息。

司令员见他和秘书一前一后，不声不响地走进屋，便停住脚步，问：“怎么不休息？”没等他们回答就伸出手，向刘秘书说：“把你的烟给我一支。”

刘秘书迟疑了一下，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盒抽出了一支递上去。

司令员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捏着香烟，一口接一口地吸，又一口接一口地吐，象是在加速自己的思考，又象是在平息自己起伏的心潮。香烟只吸去了一半，又突然把它掐灭了，挥了一下手，说：“睡觉！”

司令员是不吸烟的，这是怎么啦？

早饭的时候，司令员叮嘱他：“小鬼，吃饱点，多喝些稀的，今天要跑路的。”看着司令员那严肃的神情，他判断今天决不是一般地出去走走、“避客”，

## 将军泪



准是有什么大事。

吉普车刚刚发动，几位师、团首长急匆匆地赶来了。司令员瞪了秘书一眼，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，没等人们开口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有你们的事情，整天围着我这老头子干什么？难道把我放在保险箱里才放心？”还是师政委会说话：“老首长想上哪去？我们当向导嘛。”

“何必这样兴师动众？都回去吧。我丢不了，丢了也不要你们负责。开车！”

刘秘书从师长手里接过军大衣，正要说什么，被司令员看见了，说：“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”

警卫员最近发觉司令员的情绪不好，常常锁着眉头，苦着脸想事情。而且脾气越来越大，有好几次拍着桌子训人。不过，这并没有引起他的畏惧，反而使得他对司令员更加敬重，在敬重里又加上了细致入微的关切。他对围着司令员转的那些人更加厌烦和不满，甚至还有点恨。闲下来时，他脑子里有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司令员累不死，也得气死。这种思想一闪，他便觉得心里隐隐作痛，象是想到从小把他带大的祖父要发生什么不幸似的。



将

军

泪

他在司令员身边还不到三个月。在他离开连队的时候，指导员曾对他说：“给首长当警卫员，处处事事都要加倍小心留意。不该问的不要问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只要坚决执行命令，凡事回答个‘是’就行了。刷回来，全连都跟着丢人。”他果然按照指导员的话做了，整天“是、是、是”。为此，在一天晚上司令员找他谈心：“不要整天‘是、是、是’。的，像个机器人，遇事要多想想，问个为什么。要有自己的思想嘛！……”司令员的批评是既严肃，又亲切的。可是这个从沂蒙山区来的，仅有二年军龄的农村战士，依旧是一丝不苟地按指导员的话做。

因为，他断断续续地听人说，前任警卫员不注意犯了错误，被司令员撵走并且亲自下令复员不算，还把他的老子叫来骂了一顿。每想起这件事，他就想起临参军时爷爷的嘱咐，乡亲们的叮咛：“在部队好好干，可别给咱沂蒙山丢人。”每想起这件事，他就想起临调来时，指导员的话：“刷回来，全连都跟着丢人。”所以，他小心又小心，在意又在意，唯恐有什么差迟。

秘书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一天找他聊天，说：

## 将军泪



“你知道吗？司令员很喜欢你。你来是按司令员的标准，严格选拔的：老区的农村的战士，朴实忠厚，有一定文化，枪打得准。这几条你都占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头子脾气大，是对当官的，对战士一点脾气也没有。你要是抓住理，顶他几句，过后还要表扬你呢。你不要怕他，没必要整天拘拘谨谨、提心吊胆的。你可能是听说了前任警卫员的事。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那个警卫员是个副军长的儿子。那位副军长又是司令员的老部下、老战友。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不管当着谁，对司令员一口一个‘伯伯’。叫什么问题不大。谁知他竟以司令员的名义，打电话给同学调动工作，向地方要这要那。纸里包不住火，次数多了，问题就暴露了。这件事差点儿没把老头子气死。你说，撵走他，让他复员，批评他老子，对不对？这也是爱护嘛。在气头上，司令员还要把他交军事法庭呢！”

从那次谈话后，他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了好多。不过，他总觉得自己和司令员有很大的距离，感情上隔着什么厚厚的东西。尤其是每当看见司令员沉着脸，拧着眉，他心里就突突地跳，害怕起来。迈步都格外小心，唯恐声音大了，惊动司令员。



将

军

泪

在他当警卫员刚刚两个多月的时候，爷爷从老家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。老人家一是到大城市看看病，二是想孙子。尤其是从信里知道孙子给大首长当警卫员后不放心，想借机会嘱咐嘱咐他，要小心留意，好好干。爷爷来了，他很高兴，又很紧张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没敢让爷爷进门，就向秘书请了个假，把爷爷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。谁知道这件事让司令员知道了。中午吃完饭，司令员没休息，就把他叫到跟前，问道：

“家里来人啦？”

“是”。

“是你祖父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看病来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这里是皇宫？还是阎王殿？”

“？……”

他回答不出来了，笔直地站着，头低得不能再低。司令员笑也不是，气也不是。

“这你怎么不回答‘是’了？我早看出你的鬼心

## 将军泪



眼了。你是怕我吃你老家的大枣和花生，是不是？  
嗯？”

他还是回答不上来，但绷得紧紧的心弦，一下子松弛开了，只是不知说什么好，微微地抬走头来，用眼睛看着秘书，希望他来解围。只见秘书眯眯笑着，向他不住地点头。他脸憋得通红，自觉着汗也下来了。

秘书打趣地说：“快拿出来，司令员馋山东的大枣和花生了。”

司令员笑了笑，用指头点着他说：“你呀，你这个小鬼。怎么样？我的情报准不准？”然后满意而自得地看了秘书一眼，突然说：“向后转，跑步走，去接你爷爷。”然后指了一下秘书又说：“等等，你也跟他去，用我的车把老人接来。把房子安排好，用硬板床，软了老人睡不惯。”
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司令员的办公室的。只觉得眼前水濛濛的，嗓子有点发堵，心情很乱，象犯了过失，又象遇见了喜事。

晚上，司令员叫炊事员做了四个菜。桌子上还放了一瓶“景芝特酿”。



将

军

泪

见爷爷进来，司令员把他让在正座。爷爷是既高兴，又紧张，神情很不自然。司令员问：

“老伙计，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还小，六十六了。”

“是虚岁吧？”

爷爷点点头。

“我实实在在地六十六了，比你大。”

“长俺一岁。”

“哈哈，按山东的规矩，我是哥，你是弟，咱俩还得换换座位。既然是在家里，我就得坐上首了，谁让你小我一岁呢？”说着果然站起来，毫不客气地和爷爷换了座位。

再看爷爷，满脸皱纹都乐开了，一点拘谨劲儿都没有了。

司令员看他依然站在一旁，就招呼说：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坐下陪爷爷们吃饭。刘秘书呢？你也来陪我们，可不许喝醉了。”

看着爷爷干了一杯后，司令员象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家里的人都不在我跟前。要在，他们也就都来陪你了。咱们谁也不让谁。来，碰一杯。”

## 将军泪



第二天，司令员让刘秘书陪着爷爷去看病，并一再叮咛：“找个老大夫，仔细检查检查，回来把结果告诉我。”

在爷爷住下的一段时间里，司令员一有空就和他聊天，谈心。社员生活苦不苦？一年吃多少斤麦子？平时有青菜吃吗？山上的小伙子娶得上媳妇吗？怎么搞才能富起来？党员、干部的作风怎么样，老百姓对他们有什么意见？政策落实得怎么样？……凡是他想到的，都一一问到了。有些情况还让秘书做了详细记录。

爷爷临走的时候，司令员亲自把两瓶虎骨酒装在他的提兜里，动情地说：“我还真舍不得你走。回去一定代我问乡亲们好，欢迎大家来。沂蒙山的人民，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。”

爷爷也是依依不舍，说：“俺也舍不得你，还没住够哩。这些天，俺把肚子里的老帐都翻腾出来了，闭上眼就想起当年和俺们一起打鬼子的那些同志。可惜望不见他们了。俺现在恨不能早日到家，把你的心意告诉乡亲们，大家准都乐坏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他还是有点怕司令员，但感情上不再



将

军

泪

觉得隔着什么，挡着什么了。

爷爷走后，有好多天司令员处于一种他说不出来的精神状态中。那样子，象是得到一种安慰、一个满足，象是在甜甜地回忆什么，又象是在深深地怀念什么。反正，那神情复杂极了。但是，没有沉着脸，锁着眉。

爷爷来了三封信，有给司令员的，有给刘秘书的，还有给他的。给司令员和刘秘书的，写着什么他不知道，也没问。给他的信，很简单，是这样写的：

“我平安到家了。

你娘、你弟弟、妹妹都好，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要挂牵。

你要好好侍候司令员，别让他累着、急着、恼着。他操的心太多，岁数又大了。这是咱们的顶梁柱，咱们指望着他呢！明白吗，咱们不是说就咱们一家。

你要好生侍候司令员，把对爷爷的孝心都用在司令员身上，爷爷就乐了。你要是侍候得不好，有个差错，俺不认你是俺的孙

## 将军泪



子，乡亲们也不答应你。

来信多说说司令员的身体，也好让俺们放心。”

爷爷的话，他牢牢地记住了。当天晚上，一看钟已经十二点了。照往日他还不敢去劝司令员休息，因为他知道司令员操劳的事多着呢。再说，司令员有个习惯，每天处理完工作，还在看一会儿书。今天晚上，他鼓起勇气，推开门，要去劝司令员早点休息，而且还准备好了理由，爷爷说过，人不睡子午觉不壮。

司令员戴着老花镜，正伏案认真地写着什么。他走到跟前，迟疑了一下，开口说：“您累了，早点睡吧。”司令员抬起头，隔着镜片看看他，慈祥地笑笑，说：“你休息吧，别管我啦。”

“俺爷爷说了，让俺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都知道，这不，我正给你爷爷写信呢。去吧，去吧。”

他又惊又喜，心里热乎乎的。给司令员换好水，就轻手轻脚地走出去，轻轻地带上门。

